遯世編

三冊

遯世編卷七

達隱

贊曰中庸是依率性爲達任達不已爲侮爲狎
我寧作我卿用卿法埃塵旣抗流俗斯拔

柳下惠　附少連

展獲字禽魯大夫食邑柳下謚曰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少連東夷人孔子曰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林類

林類魏人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于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
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
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
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
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不知何許人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巳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莊周

莊子名周蒙人也少學老子嘗爲漆園吏遺世自放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其賢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巳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椽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

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年五十七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其先上虞人姓奚以避怨遷于譙家於嵇山因以命氏丰姿俊爽恬靜無欲拜中散大夫不就與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康居貧以鍛自給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

作絕交書拒之超然獨達遂放世事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乗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揖酒毀器涕泣諌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

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果蠃之與螟蛉

阮籍　附渾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

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

達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
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
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
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拜籍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
還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
校尉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
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

二斗酒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罏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輙慟哭而反卒年五十四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

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孚字遥集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

皇甫謐　附 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或以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對之流涕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

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粱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粱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椽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著

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略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

秦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
久頓革理難今故倆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
絶之後遽除褁尸置尸床上舉床就阬去床下尸便
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夫
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
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
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
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
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
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
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
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嬴葬令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嬴見先人竊謂爲王孫不
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
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盖聞古之聖王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嬴葬將以

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

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乆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輙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

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華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輙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叅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

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輙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以詩文者名歸隱鹿門山中自號間氣布衣又曰酒民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

因號雲溪醉矦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名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兵部尚書

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
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
齊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
請加旌賁即遣官齎詔名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
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
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
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翼日表
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
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

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討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顧多裨益朕優待之盖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之

奏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䟽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之者

放不荅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輿觀基起第賜之假蹢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臭之直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八年十一月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天台尹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號爲八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煩結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塲鹽司令丁外內艱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轉建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

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在頻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君風神夷冲無一芥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

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
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
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
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
盻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
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琵以爲樂爾謂退
之非端人邪

吾衍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矦屈色居生

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言一笑皆可喜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銕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或訟女嘗爲巳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連及衍衍囙弗知也邏卒辱衍録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

何攝也卽遣歸衍持詩別佽達竟去不知所之衛天
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
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
葬之西湖上

論曰隱而稱達非必隱非必不隱也要以處阨窮而
不憫遇祼裎而弗浼脫略放曠有遺世之槩焉展禽
尚矣若劉阮諸君抑數奇諧寡聊託此以係隱者耶
至于皇甫謐楊王孫篤終祼葬事雖不經亦達於死
生之故者矣明逸晩節不令迺云造物忌名君子惜

之

遯世編卷八

高隱一

贊曰易嘉肥遯輒稱尚志避世避人不友不事
皎皎在谷洋洋樂泌緬維千載孤懷託契

善卷

善卷古之賢人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不賞而民勸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之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

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卞隨務光

卞隨務光夏時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又因務光而謀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又讓務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鮑焦

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曰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而槁

泰伯仲雍　附　夷逸　朱張

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夷逸朱張不見於
經傳孔子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季札

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
乃立長子諸樊樊讓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

小臣稷

小臣稷齊人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焉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避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也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人莫知其所終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不知何許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顔闔

顔闔魯人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聞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至闔自對之曰此顔闔之家歟對曰然使者致幣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巳乎巳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于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隱蜀峨眉山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鄭人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備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列禦寇

列禦寇鄭人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跡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晉人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以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

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巳固請見與語文矦立倦不敢息

公儀潛

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

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顏斶

顏斶齊人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覩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

黔婁齊人脩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其廬以受業終爲易

者宗

邵平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隱居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

王生

王生漢文景時人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

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侯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

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于硏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弗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

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涿人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匹遣歸其務脩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嘗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李强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

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秦宓

秦宓字子敕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同郡王商勸之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宓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𥈠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為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

應唯緦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寘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緦卒蔡邕以爲知命云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龍丘萇

龍丘萇吳人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任延爲會稽都尉椽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于南陽順同縣

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惟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惟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逢萌 附 徐房 李子雲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家貧給事縣為亭長候謁尉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光武即位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有益於政耳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周黨 附 譚賢 周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禮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遣奴婢至長安游學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毁黨釣名誇上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必有不賓之士夷齊不食周粟周黨不受朕祿亦

各有志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雁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建武中徵並不到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

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王霸　附　妻

王覇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簒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

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覇妻不知何氏之女覇少立高節妻亦美志行初覇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覇車馬服從雍容如也覇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覇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

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五王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

設麥飯丹推去之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高獲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游學

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妻嘗

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于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于家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于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

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及不苦也遂
去隱深山終身不見

王克

王克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克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
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洛陽市肆閱所
賣書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
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克好論
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

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千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時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

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幷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

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欝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盛滿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

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遊名山采藥賣于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

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

俗人爲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巳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龎叅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𠋫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叅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

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

鄭仲虞

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班嗣

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

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繏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恃論如此遂終于家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

隱于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嘗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于世以壽終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篤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符獨耿

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號潛夫論皇甫規解官歸安定有鴈門太守修謁規臥不起聞符在門驚起承不解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符竟不仕終于家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旣高達而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旣行在道因遁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

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輙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
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奥幽居恬泊
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
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
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
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
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以壽終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陽城武人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學者皆執經壟畔從之游黃巾賊起相戒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莽中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趙曄 附張匡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

韓詩宛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illegible]以爲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于世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頡容

頡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

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劉根

劉根者穎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

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非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馮冑

馮冑字世威上黨人馮奉世之後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居山澤不應徵辟師事李郃郃卒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

數百人父死服終嘆曰老子稱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絶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逆知歲荒聚穀數千斛用給姻族又斂葬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父墓側不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時人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魏桓

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數被徵召其鄉人勸之行桓曰

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
不可桓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
隱身不出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
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
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
髫髫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

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樊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樊曰我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

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

馮良

馮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爕良年皆七十餘

終

符融　附　范冉　韓卓　孔伷　田盛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州郡禮稱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

亦遵禁錮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竝以壽終

黄憲

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頴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悚然異之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

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初舉孝廉辟公府友人勸其仕亦不甚拒暫到京師竟無所就而還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蔣詡

蔣詡字元卿西安人哀帝時爲兖州刺史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詡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嘗於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與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也

徐穉　附子胤　李曇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太尉黃瓊嘗辟穉不就瓊卒穉乃負糧徒步至江南赴之設雞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
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進
之及於塗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
我謝林宗大樹將傾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
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衆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
守華歆禮請相見固辭不詣漢末盜賊縱橫皆敬胤

相約不犯其閭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少爲諸生言行質直動心依道同縣高蔡竝皆富殖郡人畏事之惟馥閉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郡縣捕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已

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悴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不知其處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實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

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巳目劭鄙其人而不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竝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矦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風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内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吴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

郭泰　附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歎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皐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名震京師步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慕之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或勸之仕進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年四十二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媿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

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邑以齒則長
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
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譚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
如是相見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
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
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
處士横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
確然免于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
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先開至如先生特加
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
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
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踏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竝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

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袁閎 附 弟弘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變名姓徒行無旅郡界無知者及賀卒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見者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

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
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
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
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
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
弟弘字卲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
應徵辟繼父逢爲太尉呼弘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
伏稱頭痛不聽音樂而退

董正

董正字伯和廣州人雅性高潔累辟皆不就鄉閭或有過舉必相戒曰伯和得無聞之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卒瘞東郭表曰漢徵士董君之墓太守袁宏慕其風采聞于朝詔旌墓門禁樵牧

陸璯

陸璯字仲芳毘陵人操履清正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尤極精奥太守辟主簿祀事旬日遂謝病去隱居會稽山以典籍自娛公車載徵皆以疾辭

羅威

羅威字德仁廣州人性至孝遇寒以身溫席母乃寢夏月撤帳而臥曰吾供蚊䖟毋嚙老母隣家牛數犯其穡威刈芻潛納其門牛主覺大慚出遇老稚負戴于途即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長召署門下史遂奉母遁於增城不就

姜肱 附弟仲海 季江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

弟相戀不能別寢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桓帝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能得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玄纁再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到門使家人

對曰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七十七終

鄭敬

鄭敬字次都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藨爲席與同郡鄧敬言談彌日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隱處精學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

遯世編卷八終